微观夜读
来宾市融媒体中心 来宾市作家协会 联办

善缘有报 南宋词人张鎡终象州

吴孝斌

唐宋时期,岭南地区被朝廷视为官员流谪之地,象州(今广西象州县)亦为其一,曾有多位名臣被谪于此,南宋时期的张鎡即为其一。

宋朝文人周密撰写的《癸辛杂识》,记载了宋代著名词人张鎡与广西象州一个因缘果报的故事:“张约斋佣者。张约斋甫初建园宅,佣工甚众。内有一人,貌虽瘠而神采不凡者,张颇异之,因讯其所以。则云:‘本象人,以事至京,留滞无以归,且无以得食,故不免为此。’张问其果欲归否,答曰:‘虽欲归,奈无路途之费。’张曰:‘然则所用几何?’遂如数赒之,且去,不复可知其如何也。未几,张以罪谪象州,牢落殊甚。一日,忽有来访者,审则其人也。于是为张营居止,且贷以资,使为生计,张遂赖以济。后张殁于家,其人周其葬事毕,亦莫知所在。”

张鎡,字功甫,号约斋,出身于南宋显赫的将门世家——他是南渡名将张俊的曾孙、刘光世的外孙,亦是宋末词坛巨擘张炎的曾祖。在张氏家族从武功转向文阶的历程中,张鎡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。他自幼浸润于书香文气,早年便投身陆游门下学诗,与尤袤、杨万里、辛弃疾、姜夔等文坛巨匠交游甚密,诗酒唱和间,练就了一身不俗的文艺造诣。他精于书法,笔下笔墨流转间自有风骨;兼善画竹石古木,寥寥数笔便勾勒出清劲气节。而其词更是独树一帜,多写园林风光、节序感兴、咏花赏月与交游酬唱,尤以登临宴游之作占半,词风清丽和婉,语言明快洗练,写景咏物工细入微,著有《南湖集》十卷流传于世。

南宋嘉定四年(1211)寒冬,一纸除名编管的诏书,将年过半百的张鎡从临安南湖的亭台楼阁,抛向千里之外的象州。“编管”是宋代将官吏谪放边远州郡,编入该地户籍,并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之称谓。彼时的张鎡,或许未曾想到,这场看似仓皇的贬谪,让他在人生最后时光拥有的象州户口,演化成了一段善缘的闭环,让他在南国的烟瘴之中,寻得一份意外的温暖与安顿。

仕途之上,张鎡也曾顺风顺水。他先后授大理司直,淳熙年间历任直秘阁、婺州通判,庆元初年(1195)迁司农寺主簿,后擢升司农寺丞,一路稳步升迁。然而,南宋末年的朝堂波谲云诡,开禧三年(1207),他参与谋划诛杀权相韩侂胄,事后又意图铲除继任宰相史弥远,事机败露后,这位性情耿直的词人终未能躲过政治漩涡的反噬,于嘉定四年(1211)十二月被除名,流放象州编管,最终卒于这片南国之地。

初至象州的张鎡,想必是孤寂落寞的。远离了临安的繁华与亲友的陪伴,面对陌生的风土与贬谪的失意,“牢落殊甚”四字,道尽了他彼时的境遇。但命运的玄妙,恰在于因果轮回。多年前,张鎡初建南湖园宅时,曾雇佣众多佣工,其中有一人引起了他的注意,这人身形瘦弱,却神采不凡。问及缘由,方知此人本是象州人,因事滞留京城,既无归途路费,又无糊口之资,不得不为佣工。张鎡闻言,当即询问其返乡所需资费,随后如数赠予,助其踏上归程。彼时的他,或许只是出于一念善念,未曾想过这场萍水相逢的相助,会在日后成为自己的救赎。

正当张鎡在象州困顿无依之际,一日忽有访客登门。定睛细看,正是当年受他相助的象州佣工。旧人重逢,恍如隔世。昔日的佣工,如今已在象州立足,一直感念张鎡当年的雪中送炭之恩。得知恩人被贬至此,他当即为张鎡妥善置办居所,又借贷资金助他维持生计,让陷入绝境的张鎡得以在异乡安稳度日。此后,张鎡在象州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,直至病逝。那名佣工亲自为他料理后事,待葬礼完毕,悄然离去,从此杳无音讯,只留下一段“善缘有报”的佳话,被周密载入《癸辛杂识》,流传至今。

张鎡曾作诗《灯夕》:

插花呼酒少年场,烂赏花灯十里香。璧月当天星续少,珠帘排户乐声长。

非缘风景今殊昔,自是情怀老不狂。赢得安禅心似水,碧琉璃照佛龛旁。

从临安的名门贵胄到象州的贬谪罪臣,张鎡的人生跌宕起伏;从一念善举助人归乡,到落魄时得人涌泉相报,这段跨越千里的缘分,恰如他笔下的清词,于平淡中见真情。张鎡的词,咏尽了园林之美、情谊之暖。而他的人生,更以实际行动诠释了“善有善报”的朴素真理。象州的岁月,或许少了临安的诗酒繁华,却因这份跨越身份的知恩图报,为这位南宋词人的人生,添上了一抹最为温润动人的底色。

扫码聆听更多美文。

AI制图

何处是归程:一个地名的千年等待

卢书兵

AI制图

行至桂中,便到了来宾。这名字起得真好,仿佛热情的邀约:欢迎来做客。然而它的历史,却远比这亲切的称谓古老得多,沉静得多。

溯着时光往回走,到公元前214年,秦统一岭南,设下桂林郡。来宾在帝国的版图上有了最初的位置。西汉元鼎六年,汉武帝统一南越国,郁林郡的辖地,已能寻见象州的桂林县与武宣的中留县。这便是一个行政建置绵延两千余年不绝的起点。从此,郡、州、县的名号如流水般更迭,这片土地却像河底的磐石,默默承载着一切,将历史的印记一层层沉淀。

我想象着明代那位不知名的画工,在《柳州府疆域图》上,该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勾勒出来宾的轮廓。那线条如今看来或许粗拙,却是一个时代对一方水土的认知与确认。而迁江的老街,则在红水河与清水河交汇处,从宋天禧四年一直站到了2016年(2016年起实施保护性修缮,按“修旧如旧”原则恢复骑楼立面及街道原貌)。照片里的光景,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,两旁的老屋藏着元、明、清乃至民国的旧梦。若在细雨时节走过,必能听见脚步在空巷中回荡的清音。它曾是县治的所在,是政治与文化的中心,即便后来并入来宾县,成了“镇”,那份从容的气度,依然让它成为自治区级历史文化街区,仿佛一位退隐的耆老,风骨犹存。

城,是历史的骨骼。武宣县的北门城楼,默然矗立。它从明初的土城,到成化年间的砖墙,唤作“尚武门”。这名字里,有金戈铁马的遗响,有守护一方的刚健。用手轻触那些斑驳的墙砖,粗粝的质感从指尖传来,仿佛还能感受到昔日守城兵士掌心的温度。站在楼下,仿佛能听见城门在暮色中沉沉阖上的声响,将城内的万家灯火与城外的旷野风声,隔成两个世界。象州的南门遗址,则更显苍凉。那拱形的门洞,由青石与青砖砌成,如今只剩残躯,空对风雨。它不再需要通过什么,但它自身,便是一部无需文字的历史。

比石头更沉默的,是人心;而比人心更恒久的,有时也是石头。清光绪十二年的《批示》石碑,上面364个字,是知县颜嗣徽初来乍到的镌刻。那字里行间,是一个地方官对这片土地的初次承诺,抑或是宣告?如今已不得而知,只留下石头,冷峻地见证着一切的开始与终结。还有那清代老城厢的石柱础,原是元至民国旧城衙门或学宫的础石。掌心覆其上,竟觉有一丝未散的温润,仿佛还承着往昔的栋梁之重。它曾托起过怎样的荣耀,又见证过多少官员的步履、学子的诵读?最终静默地堆放在小学内,直到被博物馆珍藏。它从实用之物变为历史之证,这本身,便是一段无言的史诗。

最令我神往的,是兴宾区蓬莱洲岛上的摩崖石刻,将南宋景定二年的那桩军国大事,凝固在红水河畔的石壁上。广西经略使朱祀孙,奉权相贾似道之命,在这江心孤岛上筑城,为的是抵御北方蒙古铁骑南下的洪流。那一刻,帝国的边防与个人的命运,都系于这桂中的一隅。站在洲上,四面江水滔滔,该是怎样一种孤绝与悲壮?那石刻,不只是一段历史的记录,更是一曲无声的慷慨悲歌。

而这方水土,又何止是冰冷的城墙与石刻?它也曾被文豪的目光温暖过,被圣哲的足迹丈量过。柳宗元的愁绪,杜牧的才情,或许都曾浸染过这里的山水。六祖慧能的禅风,也曾在此短暂停留,涤荡过凡尘。薛仁贵的勇武,王阳明的哲思,徐霞客的跋涉,乃至异国的革命者胡志明的身影,都曾是这里的“来宾”。他们的到来,像一颗颗石子投入历史的深潭,在这片土地上漾开一圈圈文化的涟漪。他们的著述、他们的功业、他们的事迹,共同编织了来宾温厚而风骨内蕴的人文肌理。

这便是来宾。它不张扬,只是静卧在桂中的山水间,像一颗被时光打磨得温润的明珠。历史在这里,不是博物馆里冰冷的陈列,而是老街上的石板,是城墙上的青苔,是摩崖上的刻痕,是百姓口耳相传的故事。它是活的,呼吸着,生长着。你来,或者不来,它都在那里,带着两千年的沧桑与从容,等着为你讲述那些真实的往事。而当我们这些现代的“来宾”驻足聆听时,便也成了这绵长传承的一部分。让历史的薪火,在我们的共鸣中,继续向着未来传递。

镇纸

吕钰

第一次参与案件审理,桌上多了块镇纸。深褐色的木料,边缘被磨得光滑,沉甸甸压在卷宗上,像给翻涌的思绪坠了个锚。

那时,我总对着堆成山的证据发愁。被谈话人反复更改的证词、银行流水里模糊的交易记录、微信聊天记录里隐晦的暗示……这些碎片像散落在桌上的纸页,风一吹就乱。有次汇报案情,我对着材料念得磕磕绊绊,主任敲了敲镇纸:“审理不是简单拼凑证据,得让每个细节都‘站得住脚’。”

那天晚上,我把镇纸挪到台灯下。灯光透过卷宗的缝隙,在镇纸上投下细密的阴影,像证据链上的缺口。我重新梳理银行流水,忽然发现某笔“借款”的时间,正好在被谈话人负责项目招标的前三天——这个此前被忽略的细节,像被镇纸压住的纸角,忽然变得清晰。我摸着镇纸冰凉的表面,仿佛摸到了“以事实为依据”几个字的重量。

后来我养成了用镇纸的习惯。核对证据时,把有疑问的材料用镇纸压住,像给待解的谜题做标记;撰写审理报告时,让镇纸压着稿纸,笔尖划过纸面的力度都踏实了些。有次复核某干部虚报差旅费的证据,机票存根上的日期与出差审批单差了两天,这个被调查组遗漏的细节,在镇纸压着的纸页上,忽然跳了出来。补证后,被谈话人终于低头承认——那一刻,镇纸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,像在轻轻点头。

案件审结那天,我用镇纸压住处分决定书的底稿。鲜红的印章盖下去时,油墨透过纸页,在镇纸上洇出淡淡的红痕。我忽然想起主任说的“审理是案件质量的‘最后一道关口’”,原来镇纸的重量,从来不是压垮人的负担,而是让人在纷繁复杂的线索里,守住“客观公正”的底线。

轮岗到案件监督管理室后,我把镇纸带在身边。审核案件移送材料时,总会习惯性地用它压住移送清单,那些曾在审理岗位练就的“找茬”本领,成了我核查程序合规性的利器。有次发现某案件的初核报告缺少关键证人笔录,退回补充时,我在退查函上写下“请补充XXX于XX时间的证言”,笔尖划过纸面的力度,和当年在审理室核对证据时如出一辙。

老审理主任退休那天,来看我桌上的镇纸。“这物件跟着你,比跟着我时亮堂多了。”他笑着说。我摸着镇纸边缘被摩挲出的包浆,忽然明白:它压着的不只是卷宗,更是纪检监察干部的初心——无论在哪个岗位,都得像这块镇纸,经得住打磨,扛得住重量,把每个细节都压得稳稳当当。

如今镇纸仍在桌上,压着新的卷宗。木料的颜色比初来时深了些,却越发温润,像藏着许多故事。我知道,它会继续陪着我,在每一次核对证据、每一份报告里,提醒我:纪委工作的“铁案”,从来不是敲锣打鼓得来的,而是用这样沉甸甸的认真,一页一页“压”出来的。

一支笔,忆岁月

覃鑫

我的笔袋里躺着一支旧钢笔,银白笔帽早被岁月磨出温润的包浆,笔杆上原本印着的品牌字样,在反复摩挲中模糊成浅淡印痕,再也辨不清模样,唯独笔尖还闪着亮光。每次批改作业,我都要摸一摸它,冰凉的金属触感落入手心,总能牵出儿时的旧时光。

记忆里外公的房间总飘着墨香。儿时的我踮脚扒着书桌沿,看他握着钢笔在信笺上写字,笔尖划过纸张的“沙沙”声,像春蚕啃食桑叶。“外公,我也想写。”我晃着他的衣角,手指指向那支黑亮的钢笔。外公放下笔,粗糙的手掌托着我的小手,从笔筒里抽出小巧的钢笔。“就是这支。”我说。那时,笔杆上的字样还清晰,崭新得能映出我的脸。

“先学写‘人’字。”外公的声音混着手工烟草与墨汁的暖意,他握着我的手在毛边纸上落笔,笔尖顿了顿,轻提右上行,留下带弧度的撇;再换方向,稳按向下划,拉出平直的捺。“你看,‘人’字就两笔,撇要轻,捺要重,站稳了才不会倒。”我觉得比画小猫小狗简单,挣脱他的手就写。可钢笔在我手里像不听话的小鱼,撇画歪扭翘上天,捺画重戳纸面,墨汁晕成黑疙瘩。“别急,慢慢来。”外公重新握住我的手:“写字跟做人一个道理,急不得,得慢慢来。”他的掌心贴着我的手背轻移:“这撇画像人年轻时,要往前闯、往上走,但别太浮躁;这捺画像人后来过日子,得踏踏实实,把底子打牢才稳当。”笔尖“沙沙”游走,这次的“人”字舒展端正,像张开手臂站得笔直的人。我学着反复写,墨汁染黑手指,也染香了童年。有时写累了,就趴在桌上看外公写信,他总会轻扣钢笔帽:“钢笔要爱护,就像做人要守规矩。”我指着笔杆上的字问是什么,他摸着我的头说:“是这支笔的名字,等你再长大些,就能认全了。”

后来我离家读书,外公把钢笔装进我的书包:“带着它,就像外公在你身边教你写字。”那时,品牌字样还能看清大半,我把它揣在笔袋最里层,怕磨坏。可年月流转,课本换了一本又一本,钢笔被我握了一遍又一遍,字迹渐渐模糊,最后连零星笔画都认不出。每当遇到难题,我会拿它写几个“人”字,哪怕看不清品牌字样,笔尖的“沙沙”声依旧能让我平静。

大学毕业后,我成为语文老师。第一次走上讲台,见孩子们握铅笔认真写字的模样,仿佛看到当年握着崭新钢笔的自己。我也学外公从“人”字教起,告诉他们:“写好‘人’字,才能做好人。”孩子们好奇地问我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笔,我总会想起那支旧钢笔——它没有响亮的名字,却藏着最珍贵的时光。

前不久,我指导学生写习作《我的心爱之物》,有孩子问:“覃老师,您的心爱之物是什么呢?”我从笔袋里拿出旧钢笔,阳光落在笔杆上,模糊的印痕像外公慈祥的皱纹。“就是这支笔。”我轻转笔,指了指印痕:“它原本有品牌字样,可惜被磨淡了,但这已不重要,我外公用它教我写‘人’字,也教我怎样做人,这才是它最珍贵的地方。”

孩子们围过来摸笔上的包浆,我仿佛又听到儿时外公的话,看见他握我的手写“人”字的模样。如今钢笔已不能写字,墨囊干涸,笔杆上的字也彻底看不清,可我仍带在身边。批改作业累了,就摩挲片刻。它于我不只是一件物品,更像无言的伙伴,用岁月的痕迹提醒我:做人要像“人”字,一撇一捺堂堂正正;育人要像写字,一笔一画要用心。

立冬时节,风裹着凉意,我拿起粉笔在黑板写下大大的“人”字,粉笔划黑板的“吱呀”声,与记忆里钢笔的“沙沙”声轻轻重叠。外公虽已不在多年,却从未走远,他教我的道理早随着这支钢笔、这个端正的“人”字走进我的生命,于做人、育人而言,既是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,也是我心里最踏实的依靠、最温暖的光。

把日子和心情过好

莫思委

时下有两句值得思辨的流行语,一句是“有钱把日子过好,没钱把心情过好”,另一句是“只要人不死,就往死里干”。

这两句流行语,从不同角度道出了纷繁复杂的人生况味。前者透露出一种随遇而安、注重精神生活质量的态度,后者则彰显一种爱拼才会赢、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梦想的决心和勇气。

我与邻居老蒙年龄相仿、志趣相投,每次喝茶都相谈甚欢,从女娲补天到神舟飞天、从春秋战国到俄乌冲突、从就业压力到经济形势,无所不谈。近日,老蒙的同学韦大突然病倒,正住院治疗。老蒙痛惜地说,韦大是个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硬汉子,凡事都力求成功,为了给儿子凑齐买房首付和结婚彩礼钱,他从今年初便悄悄兼职三份工,操心劳累过度,导致患病住院。如此因果,令人唏嘘。

有人认为,人最怕两样东西——穷和病。两者之间,后者更令人生畏。当今社会,许多人都像韦大那样,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得体面、风光,往往不自觉地用自己的健康去赌明天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、科技的进步,社会物质生活日益丰富,但真正感到充实快乐的人占比并不高,究其原因,主要是对物质财富追求的无限性,就像一根魔术棒,驱使着一些人向着一个又一个更高的目标攀爬,即使伤痕累累、积重难返,也心甘情愿、在所不惜。

事实上,我们既不愿浑浑噩噩、低人一等,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,也不愿陷入“有命挣钱,无命享受”的悲凉境地。那么,在“努力进取、奋斗不止”与“随遇而安、知难而退”之间,该选择哪一个?或者说,如何不走极端,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,尽可能让自己过得轻松自如呢?我认同第一句话“有钱把日子过好,没钱把心情过好”。

把日子和心情都过好,说着简单,做起来却不容易。无论是盲目追求物质享受的“有钱把日子过好”,还是不顾身心健康“往死里干”,都难以真正摆脱焦虑的困扰。唯有以智慧的眼光、理性的态度、务实的行动,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焦虑,把日子和心情都过好。

智慧的眼光能让我们去伪存真、洞察本质、明晰方向;理性的态度能让我们冷静分析、合理规划、选准路径;务实的行动能让我们脚踏实地、精准发力、攻坚克难。当我们以智慧的眼光看待生活,以理性的态度面对挑战,以务实的行动追求梦想时,便不再被物质财富所束缚,不再被事业压力所困扰,而是能以一种平和的、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。

总之,焦虑从妄想来,烦恼从狭隘来,压力从虚荣来;而轻松从心态来,快乐从智慧来,幸福从行动来。摆脱焦虑、烦恼和压力的困扰,把日子和心情都过好,需要有智慧的眼光、理性的态度和务实的行动。

致敬消防蓝“先生”

陆仁凤

有这样一群消防蓝『先生』,
他们虽不是真正的老师,
但他们一样传播知识;
他们虽不是真正的老师,
但他们一样答疑解惑,
他们不执粉笔却以行动为墨。

在校园消防课堂上,
蓝『先生』把消防知识编成口诀,
用案例图文教孩子重视防火;
灭火器成了『魔法水枪』,
逃生演练是闯关游戏,
在孩子们心中播撒安全的种子。

蓝『先生』的一双双手,
从救援火场到学校操场,
在浓烟与传授中书写责任;
将逃生的技巧织成一张细密的网,
兜住童真的欢笑,
在稚嫩的心灵写下生命的诗行。

在社区巷陌间,
蓝『先生』叩响千家万户的门扉,
把『三清三关』叮嘱化作邻里暖意;
用最动人的絮语,
让平安的种子悄然发芽,
长成庇佑生命的参天大树。

在工厂企业中,
蓝『先生』教员工使用灭火器材,
模拟浓烟教逃生;
在突发事件中安全撤离,
让安全住进日常,
让每个岗位都筑牢安全防线。

走进农村家庭,
蓝『先生』给村民划重点,
阳台堆物堵生路,
电车进楼像藏弹,
生火做饭不离人,
方言俗语里藏着防火诀窍。

消防蓝『先生』的骨子里,
既镌刻着守护的柔情;
也书写着逆行的勇气,
用不同的姿态诠释同一种信仰,
以行动为炬,用知识筑墙,
把安全揉进岁月,守护人间烟火。